

從霍譯本《石頭記》看譯者的隱形 與外傾型譯法

洪濤

傳統的翻譯理論要求譯者忠於原文(「忠實」)，亦步亦趨，不得在譯文擅加己見。近年來，這種較保守的看法受到衝擊。一九九一年，Douglas Robinson 出版 *The Translator's Turn* 一書，強調譯者在翻譯活動中的作用。Robinson 也明白譯者的傳統角色，他說：“The translator is not a *person*.... The translator is a *vehicle*. An instrument. A tool... Since we are not born tools, the only way for a translator to get from personhood to toolhood is by denying his or her own personality—by systematically suppressing personal experiences, personal desires, personal preferences. We are used to this, of course.”¹ 在這種泯滅自我的情況下，譯者是「隱形」的：“Ultimately, you [translators] become invisible, mere air.” (p. 205)

Douglas Robinson 將以上的情況稱為“introversion”，他認為“the only conceivable alternative to introversion is extroversion.” 按照 Robinson 的定義，introversion 是泯滅自我，是內斂型的；extroversion 正好相反，是表現自我(self-expression)之意，是外傾型的。

如果以霍克思(David Hawkes, 1923–)的 *The Story of the Stone* 為例，也許可以說明 extroversion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《紅樓夢》(又稱《石頭記》)第四十八回寫香菱跟林黛玉學作詩。香菱連夜費盡心思，結果詩作仍未獲好評。書中寫道：香菱聽了[評語]，默默的回來，索性連房也不進去，只在池邊樹下，或坐在山石上出神，或蹲在地下掘地，來往的人都詫異。李紈、寶釵、探春、寶玉等聽得此言，

都遠遠的站在山坡上瞧看他笑。只見他皺一回眉，又自己含笑一回。寶釵笑道：「這個人定是瘋了！昨夜嘟嘟囔囔直鬧到五更才睡下，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就亮了。我就聽見他起來了，忙忙碌碌梳了頭，就找顰兒去。一回來了，呆了一日，做了一首又不好，自然這會子另做呢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正是『地靈人傑』，老天生人再不虛賦情性的。我們成日嘆說可惜他這麼個人竟俗了！誰知到底有今日。可見天地至公。」(舊行本，第 601 頁。)²

賈寶玉的評語，霍克思譯為：“The genius of the place brings out the excellence of the person”, said Bao-yu, misquoting slightly. “The lord above doesn’t give us our talents for nothing....” (霍.2.462)

這 misquoting slightly 純粹是譯者的評論，在原著中找不到根據(筆者查過原著各種版本)。³ 賈寶玉引用「地靈人傑」來形容香菱作詩，是否合適？查「地靈人傑」指：「舊時認為山川秀麗的地方有靈秀之氣，能產生出傑出之人才。」⁴ 賈寶玉評香菱作詩，「人傑」可指香菱有詩才，但「地靈」一層則沒有著落：原書只寫香菱用功學習，並沒有提及姑蘇(香菱之出生地)、京城(香菱的現居地)、大觀園如何孕育出香菱的詩才。原文多番刻劃香菱得力於自身的苦學，卻沒有落墨寫居地有助於香菱。因此，這「地靈」何所指，令人有摸不著腦袋之感。「地靈人傑」翻成英文“The genius of the place brings out the excellence of the person”⁵，句中的 genius the place，舊義是“地方之守護神”。⁶ 霍克思或以此語不切合香菱作詩的情景，所以不惜在譯文中加上一句，表露自己的意見。

再看一例。第十九回寫到：寶玉自出了門，他房中丫鬟們都越性恣意的玩笑，也有趕圍棋的，也有擲骰抹牌的，磕了一地瓜子皮兒。偏偏寶玉的奶母李嬭嬭拄拐進來請安，瞧瞧寶玉，見寶玉不在家，丫鬟們只顧玩鬧，十分看不過。因嘆道：「只從我出去了不大進來，你們越發沒個樣兒了，別的嬭嬭越不敢說你們了。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燈臺——照見人家，照不見自家的。只知嫌人家腌臢。這是他的房子，由著你們遭塌，越不成體統了。」這些丫頭們明知寶玉不講究這些，二則李嬭嬭已是告老解事出去的了，如今管他們不著，因此只顧玩笑，並不理他。那李嬭嬭還只管問：「寶玉如今一頓吃多少飯？甚麼時候睡覺？」丫頭們總胡亂答應，有的說：「好一個討厭的老貨！」（舊行本，第219頁；末句，諸本無異文。）

這一節的最後那句，霍克思譯作：She plied the maids with questions which they answered either cheekily or not at all. One of them even said, quite audibly and in her hearing, 'Old nuisance!' (霍.1.383)

原文中，沒有寫到丫頭們的心思：罵李嬭嬭為「討厭的老貨」這一罵是怎樣的罵法？可以有兩種情況：(1)丫頭們是竊竊私語暗地裏罵；(2)故意高聲張揚，讓李嬭嬭聽見。到底是哪一種情況，原文並未清楚交代。⁷楊憲益夫婦的譯文顯示的是第一種情況：丫頭們不敢冒犯李嬭嬭：“What an old pest she is!” one muttered. (楊.1.272) 這話用第三身she，有可能是丫頭在一旁抱怨那個she，而不是衝著李嬭嬭說(如果是當面罵，應該用you)。更重要的是，mutter是私下低聲咕囁，詞典上解釋得很清楚：MUTTER: to speak in a low voice, especially because you are annoyed about something, or you do not want people to hear you.⁸楊本所作的訓釋，正與霍譯本相反。

按照霍克思的意思，那丫頭是公然不懼，敢於得罪李嬭嬭，所以在霍譯本中多了一小句quite audibly and in her hearing，表示那丫

鬟的罵詈語是在李嬭嬭的聽覺範圍之內。這句的妙處在於：貌似客觀敘述，實是心理刻劃。同樣的情況，又見於第二十一回。

第二十一回，賈寶玉和大丫鬟襲人、麝月鬥氣後，寶玉故意冷落她們不使喚她們，只讓兩個小丫環在跟前侍立。書中寫道：寶玉拿了本書，歪著看了半天，因要茶，抬頭見兩個小丫頭在地下站著，那個大兩歲清秀些的，寶玉問他道：「你是不是叫甚麼『香』嗎？」那丫頭便說：「叫蕙香。」寶玉便問：「是誰起的名字？」蕙香道：「我原叫芸香的，是花大姐改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正經該叫『晦氣』也罷了，又蕙香咧！你姊妹幾個？」蕙香道：「四個。」寶玉道：「你第幾個？」蕙香道：「第四。」寶玉道：「明日就叫『四兒』，不必甚麼『蕙香』『蘭氣』的。那一個配比這些花兒？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的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命他倒了茶來。襲人和麝月在外間聽了半日，只管悄悄的抿著嘴兒笑。（舊行本，第242頁；彙校本，第1078頁。）

這段情節的最後一句，霍克思譯作：Listening attentively in the outer room, 'Flowers' Aroma and her Musky all—for whose ears this gibe was intended—were nearly bursting themselves in their efforts not to laugh. (霍.1.420)

到底賈寶玉只是在蕙香面前發發牢騷呢，還是故意大聲地指桑罵槐，要讓門外的襲人和麝月聽見呢？霍克思大概認為是後者，所以他在譯文中加了一句for whose ears this gibe was intended.原來，襲人的名字出自「花氣襲人知驟暖」，與花香有關；麝月的「麝」也是一種香氣。寶玉嘲諷「甚麼蕙香、蘭氣」，也許真是一語雙關。換言之，表面上說那小丫頭名實不副，骨子裏卻順帶諷刺了襲人和麝月一下。⁹我們也許不能一口咬定應作如是解，但霍克思卻勇於表達他個人的看法。¹⁰

以上兩例，譯文都涉及人物衝突。但是，在原文中，人物的意圖若隱若顯，介乎有意無意之間。這種情境，一經霍克思特筆點染，譯

文中人際關係的張力和微妙之處登時浮現，譯本中當事人的心思也容易為讀者所覺察。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譯者妄自介入，強作解人，不足為訓。這種翻譯觀向來是「正確的認識」，例如錢鍾書的譯評文章曾談及「正確認識」：「正確認識翻譯的性質，認真執行翻譯的任務，能寫作的翻譯者就會有克己的工夫，抑止不適當的寫作衝動……」¹¹ 站在這一基礎上看，霍克思的做法，沒有「克己」，似乎是「不適當」了。

但是，我們不要忘記，譯者也有他的詮釋權和個人取向，亦即 Douglas Robinson 所說的“extroversion”。¹² 以上例子，霍克思將原

作的“未定點”(places of indeterminacy)加以具體化(concretization)，¹³ 譯文中順帶表露出他個人的看法。他的做法也許是比較主觀的，然而各片段經過點染，足以平添譯文的趣味性。這樣看來，霍譯是有好處的，譯評家不宜太過膠柱鼓瑟。[後記] 筆者撰有三十多篇《紅樓夢》英譯的研究報告(主要刊於《紅樓夢學刊》和台、港的期刊和論文集)，準備彙成《紅樓夢英譯評議》系列。這篇笥記可視為系列中的一個小分支。

註解

- 1 Douglas Robinson, *The Translator's Turn* (Baltimore: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, 1991).
- 2 指《紅樓夢》的「舊行本」，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。「舊行本」之稱，據周汝昌主編《紅樓夢詞典》。下文標示(霍.x.y)，指霍克思譯本，第x冊，第y頁。(楊.x.y)指楊憲益夫婦的譯本，標示頁碼之例與霍譯本同。又，下文「彙校」指馮其庸主編的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彙校》(文化藝術出版社)。
- 3 楊氏夫婦譯為“This is a case of a remarkable place producing outstanding people.”(楊.2.121)
- 4 據李一華、呂德中：《漢語成語詞典》(成都：四川辭書出版社，1988)。又，羅竹風主編：《漢語大詞典》(上海：漢語大詞典出版社，1997)「地靈人傑」條：「謂人物傑出，蓋因地之靈秀。」(頁1178。)
- 5 引號是話中原有，表示寶玉話中徵引此句。
- 6 參看 *The Genius of the Place: the English Landscape Garden, 1620-1820*. Edited by John Dixon Hunt and Peter Willis. (Cambridge, Mass.: MIT Press, 1988)。Alexander Pope(1688-1744)有Consult the *Genius of the Place* in all...之句。又，友人朱偉光認為所謂“The Genius of the Place...”之所以是 misquote，是“genius locii of the place”之誤。無論我們如何解釋，misquoting slightly 終屬霍克思個人的意見。
- 7 筆者查閱過原文的各種版本。諸本都未有描寫那丫頭說話的時候是大聲還是低聲。
- 8 據 *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* (2003 Edition)
- 9 楊譯本沒有任何附加的文字。(楊.1.301) 我們也許可以這樣看：楊譯是留了想像的空間給讀者。
- 10 關於此節，另參拙文《〈紅樓夢〉雙關語的英譯策略及其得失》，《論衡》1卷2期，頁47-61。
- 11 錢鍾書：《七綴集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12月)，頁74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錢鍾書本人以「克己」為「正確認識」，但他也很欣賞不克己、「大膽放手」的譯者。
- 12 後殖民主義和女權主義學者都強調譯者對原文的佔有和操控。本文不能詳論。
- 13 參看 Roman Ingarden, *Cognition of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* (Evanston: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, 1973), pp.50-63.